

将敌意化解在萌发状态

乐黛云/[法] 金丝燕

金丝燕：西方和中国是否作好了跨文化对话的准备？

乐黛云：我认为“准备”是一个过程，任何时候都很难说已经准备好了。跨文化对话只能在不断的进程中进行准备。和过去相比，目前的对话条件好多了。包括信息的交流，面对面谈话的可能，年青一代外语能力的增强等等，都比过去有了更好的准备。如卡蓝默先生多次在中国网站上与中国网民对话，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对话将来还会更好地举行。

金丝燕：人们往往笼统地谈西方，中国，人们究竟谈的是怎样的西方、中国？

乐黛云：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经历、处境和自己的关系网络，包括自己所接触的文学、电影、音乐等媒介来认识对方。因此，这种认识是极不相同而且可变的。有些看法貌似一致，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当然，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人们会形成一些抽象的共同看法。例如中国人常认为西方人是文化水平更高、更先进的，但他们总想压制和利用中国，总是以一种不变的恶意为揣度中国，深怕中国有朝一日变得和他们一样强大，因此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其实，从历史来看，总想压制他人，征服他国，甚至发动战争的显然不是中国。

金丝燕：中西第三次相遇是否能够和如何能够成功？最大的危险和困难是什么？

乐黛云：最大的危险：西方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一旦行不通，就以中国为“异类”，必压制以至颠覆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必将死灰复燃，全盘复古，重新封闭也不是不可能。其结果就不仅是前两次相遇的因一方企图以自己的文化覆盖另一方而告失败，而且会演变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式的你死我活。

最大的困难：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也就是自己按自己的意愿活，也让别人按别人的意愿活。关键问题是要建立一种可以互相理解和对话的话语，也就是共同的一套游戏规则，可以随时沟通，在构成敌意和敌人之前就能得到化解。伊拉克战争给我们的教训是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最好能在仇恨形成之前就得到化解。

第三次相遇要获得成功，最好的办法是撇开“大政治”、“大理论”，从非功利而容易得到共识的普通人之间的理解做起。如《远近丛书》所讨论的“生死”、“自然”、“梦”、“情”等。如果中法人民之间没有敌意，没有仇恨，中法两国之间就不会有战争，就可以继续沟通和了解。有些事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不妨等一等。

金丝燕：为何不说文化间对话而说跨文化对话？

乐黛云：“文化间”相对来说是静态的，是指一种状态，讨论两者之间存在的种种现象；“跨文化”是动态的，是要跨越“边界”，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新的事物。如《跨文化对话》丛刊、《远近丛书》、《治理丛书》都是我们多年来的跨文化对话实践。

金丝燕：跨文化对话的成功要素是什么？最大的危险和困难是什么？

乐黛云：首先要使对话既不是“各说各话”，又不是“强加于人”，而是一种产生新事物、新观念的“生成性对话”。中国古代提出的“和而不同”的精髓首先是强调一种动态的发展。西周末年（约公元前7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当年政局时，曾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作了较详尽的解释。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平，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什么意思呢？“平”，古代与辨、辨通假，意谓辨别、品评。唐代称宰相为“平章”，就是指对事物辨别、品评，并加以抑扬的人。因此，“以他平他”就是不同事物在突显和消长中互相比评、互相超越而达到新的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互